

逃婚调·重逢调·生产调

(傈僳族民间长诗三首)



责任编辑：王寿春

封面、插图：陈学忠

逃婚调·重逢调·生产调
(傈僳族民间长诗三首)

本社编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昆明市书林街100号）

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5.75 行数：3,330行 插图：3

1980年1月第一版 1980年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440

统一书号：10116·786

定价：四角八分

目 录

逃婚调.....徐 琳 木玉璋 曾 茂 搜集翻译 1

关于《逃婚调》.....徐 琳 木玉璋 56

傈僳族的文艺生活.....木玉璋 59

重逢调.....周忠枢 翻译整理 65

后记.....周忠枢 136

生产调.....
祝发清 蔡鸿英 搜集 143
祝发清 徐嘉瑞 整理

《生产调》搜集和翻译的经过.....祝发清 177

《生产调》的风格.....徐嘉瑞 180

逃 婚 调

徐 琳 木玉璋 曾 芪 搜集翻译

男：我们从来难得见面，
我们一生都少来往。
你住一方，我住一方，
你在一箐，我在一箐。
想起别人来见得到，
想起你来见不到。
做梦梦得见别人的魂，
做梦梦不见你的魂。
我们两兄妹啊，
天啊也不保佑，
地啊也不成全，——
早该相遇的人没有相遇，
早该相见的人没有相见。
今晚呀，
在这个良好日子里遇上了，
在这个美好月夜见到了。
借着到别人家来作客，
借着到别人家来喝酒，
我们俩，
作客的时候遇着了，
喝酒的时候见着了。

没相见的见到啦，
没相会的会到啦，
来谈谈我们的苦情吧！
来叙叙我们的想念吧！

女：去年我们没有遇着，
前年我们没有相见。——
在我不懂事的时候，
爸爸把我在背衫^①里就许了人，
妈妈把我在抱被里就配了人。
到我懂了事，
这就成了我的苦心药^②，
到我长大了，
这就成了我的伤心藤^③。
现在我懂事了，
要自己许人也不行了；
现在我长大了，
要自己配人也不成了。

-
- ① 背衫：用布缝制成，专门背小孩的，有的地方称为背带，它是西南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必需用品。傈僳族青年男女的婚姻由父母包办，常常在很小的时候，即在背着的时候就订了婚。
- ② 歌词中的“药”不一定指的是吃的药，凡能引起某种结果的具体的或抽象的事物，都可以叫做药，如使人痛心的事即叫“苦心药”。
- ③ 心里有件事，好象生了一条藤蔓，每一想到这事，犹如触到这根藤，就觉得很痛苦，歌词中称这为“伤心藤”。

在丈夫的那个家屋里啊，
在婆婆的那个廊檐下啊，
我成天拿啼哭当口粮，
我整日用眼泪当茶饭，
种地也提不起劲头，
织布也打不起精神。
我这一生过得委屈死了，
我这一世活得冤枉死了，
我的一生不如人，
我的一世不如人。
这都因为父亲养了我，
这都因为母亲带过我，
为父亲我痛苦死了，
为母亲我伤心死了。
内心不痛苦的不要来跟我对唱；
内心不悲伤的不要来跟我调笑。
明天啊，
就怕你不能跟我一同跳河，
就怕你不能跟我一起服毒。^①
你是有了人又来跟我对唱的吧？
你是有了人又来跟我调笑的吧？
日后啊，

① 像像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受到挫折，达不到理想的目的时，往往一同跳河或服毒自杀，表示反抗。

你要是不来会我不来会我啊，
你要是不来看我不来看我啊，
我一定服毒，挣手挣脚地死去，
我一定跳河，扑通一声溅起水花。

男：阿玛娜啊！

我没有料想到你这样痛苦，
我没有梦想到你这样伤心。
我有倒是有了家里人了，
我有倒是有了屋里人了，
那也是父亲为我订下的，
那也是母亲为我娶下的。
父亲订的不体面，
母亲娶的不算数。
说起来阿爸是多么的穷苦，
可是他还没有为我受过穷；
说起来阿妈是多么的饥饿，
可是她还没有为我挨过饿。
如今啊！
我要叫他为我受受穷，
我要叫她为我挨挨饿。①

① 男的要和父母包办的妻子离婚，跟另外的人结婚，会引起一些麻烦和纠纷，使父母受到经济上的损失，甚至影响生活。这里所说的受穷、挨饿也就是指的将来打官司要赔偿损失。

我俩啊，
要是可以一同受苦啊，
要是能够一同担忧啊，
不见哥哥我你不要跳水，
不见兄长我你不要服毒。
要是那样，
没有人喂你解毒的药啊，
没有人把你打捞起来啊。
阿玛娜啊，
数清你爸爸吃了几条牛，
记好你爸爸喝了几杯酒。^①
吃了的牛退给他，
吃了一条退两条；
喝了的酒还给他，
喝了一杯还两杯。
你吓唬你男人，
就说你要去跳水，
我教你拣水浅处跳；
就说你要去吃毒药，
我教你找芋头须吃。
你给你男人啊，
梳头啊别给他梳通，

① 傈僳族风俗，订婚时男方要给女方牛和酒作为聘礼，如果是女方主动离婚时，要赔偿男方一倍甚至几倍的聘礼。

编辫子啊别给他编到底。①

要不然啊，

也许他会舍不得你，

也许他会丢不开你。

我俩啊，

怕的是相爱只到半路，

怕的是相好只到中途。

到那时候啊，

怕你会想念你爸爸呀，

怕你会挂记你妈妈呀。

女：在丈夫的那个屋里，

在婆婆的那个廊檐下，

再呆一年也不能呆了，

再过一月也不能过了。

晴天哪，晴天有蜂子蜇；

雨天哪，雨天有蚊子叮。

整夜苦，夜好长啊！

成天愁，日子好长啊！

那一年你爸爸啊，

莫非在打猎时雾气弥漫，

莫非在找蜂时阴云密布，②

① 傈僳男子有在头顶上留小辫的习惯，现在已逐渐不留了。

② 傈僳族经常到山上打猎、找蜂蜜，这儿用来比喻找朋友。

他看不见你的情人居住的地方？
他不知道蜜蜂营巢的山箐？
说不定啊，
是你那个人想念你了吧？
她用蔷薇花刺把你勾住了吧？^①
你要是真想我啊！
你要是真爱我啊！
他家的聘礼没有背来，
你的聘礼该先背来呀；
他家的彩礼没有送到，
你的彩礼该先送到呀！
阿玛娜我啊，
头发又不如你那人儿密，
皮肤又不如你那人儿嫩。
恐怕日后我俩啊，
只能相爱到半路，
只有相好到中途。
到了那时啊，
要是你的家族势不雄——
要是你的亲属人不多——
叫丈夫把我追到了，
叫婆婆把我抓住了，
在丈夫那个家屋里啊，

① 这句话的意思是：她象蔷薇花刺一样勾住你了吧。

在婆婆那个廊檐下啊，
我是没有脸再转回去的，
我是不愿意再折回去的。
要是逼我转回去，
要是逼我折回去，
我就吃你箭囊里的毒药毒死，
我就用你弩弓上的弦索吊死！
爸爸我也不想了啊，
妈妈我也不惦了啊！
爸爸把我害苦了，
妈妈把我坑死了！

男：我俩吔，
心里想的是一致，
肺里想的是一样，
我俩啊，
心合成一个心吧，
肺结成一个肺吧。
爸爸作主的事情不体面；
妈妈许配的婚姻不光彩。
哥哥我哪，
爸爸的家族名气大，
妈妈的家族声望高。①

① 傈僳族阶级分化不明显，这里是夸张的说法。

族也大，牛也多，
劳力也强，家财也富，^①
绝不会让你转回去，
绝不会让你折回去。
上方^②有阿爸的家族，
下方有阿妈的亲属，
我俩啊，
逃走时连口粮都不用背，
回来时连盘缠也不用带。
汉人是我的朋友，
怒族是我的知己，
我遇到汉人能说汉话，
我遇到怒族会说怒话。^③
阿妈娜啊，
把你的辫梢剪给我吧，
见不到你，见到辫子就想到你；
把你的衣襟角铰给我吧，^④

① 家财，直译应是相当于若干只牛的价值的家财。傈僳族用牛的多少计算家财。这两句的意思是说，他家牛多钱多，可以偿还阿玛娜家接受过的她丈夫家的彩礼。

② 上方及下句的下方，指比这里高的地方和比这里低的地方，因为傈僳族住的地方一般都是坡地，同时也指南方和北方。

③ 怒族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傈僳族杂居，这四句话的意思是男主人有汉族、怒族做朋友，并通晓汉语、怒语，到哪儿都行得通。

④ 将辫梢、衣襟角送人，是表示订情的意思。衣襟角指衣襟上部或下部的边角，铰下一小块交给情人，日后还可以把它和原来铰的地方拼对，作为信约。

看不到你，看到衣角就想到你。

女：年轻人哟，
今天这一天呀，
今晚这一晚呀，
我心里的痛苦没有了，
我心里的忧伤没有了。
我想把辫梢剪给你，
只怕你嫌我的头发黄；
我想把衣襟角铰给你，
只怕你嫌它是粗布。
要相思啊你就给我刻木契^①；
要恩爱啊你就给我划箭杆^②。

男：我两个若是真相好啊！
我两个若是真相爱啊！
就别提粗布这样的话了吧，
粗布才是结实布；^③
就别提头发黄这样的话了吧，

① 木契：傈僳族风俗，用一块木头，上面刻若干横道，剖为两半，作为契约，订约的双方，各执一半，日后可以互相验对。

② 箭杆：指箭的身部。“划箭杆”是在箭杆上划出若干斜道，作为订情的誓约。

③ 傈僳族的布有两种，一种用粗纱织成，一种用细纱织成，粗纱的布省工，织得快，结实。

黄头发才是好头发。
真相好，就不用刻木契了；
真相爱，就不用划箭杆了。
把你的短上衣丢给我吧，①
我要穿到里面一直穿到旧；②
把你的花腰带抛给我吧，③
我要系在里面一直系到旧。
哥哥我啊，
就把红线丢给你，④
就把黑线抛给你。

女：年轻人哟，
木契不能不刻啊！
箭杆不能不划啊！
不能反的是木契，
不能悔的是箭杆。
我俩啊，
木契不好随便刻，
箭杆不好随便划，

① 将上衣送人，是定情的意思。

② 穿在里面表示珍惜，同时也是怕外人看见。

③ 傈僳族男女都系腰带，宽四寸多，上面织有花条纹，送腰带也是定情的意思。

④ 傈僳族地区只产白线，红线黑线都是从外地来的，而红线黑线是织布织腰带所必需，所以是妇女喜爱的礼物。男的送女的红线黑线也表示定情的意思。

必须呼三声天，
必须抢三下地。①

男：既是你不答应啊，
既是你不允许啊，
那就刻在红栎树的树心上吧，
那就刻在白栎树的树心上吧。

女：我俩啊，
逃啊也要逃出好名声，
跑啊也要跑出好名誉。
刻在红栎树心上不好，
刻在白栎树心上不好，
红栎树心毛虫吃，
白栎树心蚂蚁钻。
年轻人哟，
比这个更好的地方没有了吗？
比这个更好的东西没有了吗？

男：你若是不答应啊，
你若是不允许啊，——
耕田的犁杖弯三弯，

① 指刻木契、划箭杆之前向天地起誓的动作。呼天抢地是汉语成语，见《战国策》。